



中国音乐学
研究文库
CHINESE MUSICOLOGY RESEARCH LIBRARY

风声入耳

张振涛◎著

张振涛音乐文集

倘若没有进入恭王府跟随黄翔鹏先生这样的导师，没有打开国门踏出世界乃至坐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圆形会议室代表国家行使学术仲裁权的经历，就不可能产生这些文字。凡是三十年来重要历史事件激发的变革以及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联的个人学术经历中的「协奏交响」，都对本书中既是学术，又是历史的个人化写作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中国音乐学研究所
研究文库

风声入耳

张振涛◎著

——张振涛音乐文集

倘若没有进入恭王府跟随黄翔鹏先生这样的导师，没有打开国门踏出世界乃至坐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圆形会议室代表国家行使学术仲裁权的经历，就不可能产生这些文字，凡是三十年来重要历史事件激发的变革以及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联的个人学术经历中的「协奏交响」，都对本书中既是学术，又是历史的个人化写作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风声入耳: 张振涛音乐文集/张振涛著.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9. 10

ISBN 978 - 7 - 5039 - 3965 - 5

I. 风… II. 张… III. 音乐—文集 IV. J6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89258 号

风声入耳: 张振涛音乐文集

著 者 张振涛

责任编辑 李世跃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 52 号 100700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64813345 64813346 (总编室)
(010) 64813384 64813385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 × 980 毫米 1/16

印 张 29.5

书 号 ISBN 978 - 7 - 5039 - 3965 - 5

定 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自序：沐浴国风

自1985年进入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1988年毕业留在中国音乐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算起，至今已经25个春秋。从走进恭王府的那一刻，似乎一生的精神就此定下来了，与这座“侯门一入深似海”的王府连在一起的传统景观，如不解之缘，成为岁月“照影”的“旧池台”。由此，二十余年的写作与采风，也从那一刻开始断断续续、不绝如缕。那年是而立之年，转眼之间，已像我第一次步入恭王府时遇到的老师一样到了知天命的“头如雪”时段。

文集中的文字跨越了20余年，对于发表过的东西，都因这次编辑成书作了一点加工和修订。过去尚未有现行的学术规范，引文难免不讲究，也算岁月留下“照影”中的荫翳吧。大部分文稿都发表过，只有少量写于20世纪80年代末的文稿未曾发表，那是一家出版社约写的书稿，后因变故中止，稿件也就压了下来。随着岁月流逝似乎也流逝了勇气，不知道该不该拿出这些有点年岁的东西示人。

翻检旧文，常颂“惜福”。倘若没有思想解放进入恭王府跟随迄今无人企及其精神境界的黄翔鹏先生这样的导师，没有改革开放时代才有机会常驻香港四年的学习经历，没有打开国门踏出世界乃至坐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圆形会议室代表国家行使学术仲裁权的经历，没有传统文化复兴及在“后现代”语境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重新定位的思考，就不可能产生这些文字，凡是30年来重要历史事件激发的变革以及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联的个人学术经历中的“协奏交响”，都对本书中既是学术、又是

历史的个人化写作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最要感恩的就是断断续续、如影随形的田野考察，那些飘荡田野、只有农业文明才能产生的淳朴和略带感伤的音调，无数次地抽紧过我的心。音乐学家似乎已经假定这一职业对采风生发的情感体认和改造心性的作用有了外界难以触及的深度，因而不愿走马观花，自觉自愿地走进青纱帐深处，甚至到了觉得把持不住自己、赶紧跑去采风的程度，因而有了“浴乎沂，风乎雩，咏而归”的愉悦。一到了空气清冽的乡村，啥都想清楚了！源自城市的浮躁浅近，虚荣失衡，立马烟消云散。置身乡野的功能，说起来还是应着30年前常说的那句老话：“戒骄戒躁”。我已经视采风为调整精神乃至身体状态的最佳方式。

虽然说城里人愿意到乡下去，乡下人愿意到城里来，相互视为“城里城外”，除了因为音乐学家的职业需求去发现和解释古老文化之外，心中的“田野”确实逐渐具有了另一重意义，即从城里的忙忙碌碌、庸庸碌碌跳出来、回到坚实土地、对返璞归真的认同。如同蒙古族人唱出的两声部“呼麦”，那个虚无缥缈的泛音声部必须建立在另一个深厚低沉的声部之上，这是充斥着“噪音暴力”的世界依然可以找得到但是越来越难找得到的温馨家园。

记得少年时代读过的法国著名画家米勒创作《拾穗者》的故事，大意是：为了生存，年轻时代免不了一段游荡的岁月和制造心无所归的产品的经历，终于有一天，开始严肃思考一生定位了，心地善良的父性遗传开始发挥作用，看了米勒那些没有根基的画，父亲告诫道“要为永远而绘画”，一句普普通通的话影响了米勒一辈子。每个人的成长大概都免不了从心无所归到心性渐定的过程，这本文集中的文章也大致反映了如此心路。实在说来，谁都想把所见、所闻、所思，写得像“严肃音乐”，不耻匠人，辞意良高，一如罗曼·罗兰评价《拾穗者》那“三个农夫就是法国的三个女神”一样隽永，但如此状态绝非人生经历中开始就能达及的，所以免不了一些不成器的产品。自然，当心底真的开始把“严肃”与“音乐”、“严肃”与“写作”两个词连接起来，确实也就连接起了一大堆人生该有的目

标，对于生命意义和存在价值的挑战和应战，从此便不再彷徨，于是才有了目的稍稍明确的写作。开始时，常常不过是想捕捉采访中突然冒出来的如果不记下来便可能像民歌一样烟消云散的感受和大脑里冷不丁冒出来的念头，终于搔首苦心，粗就隐括，结为几本文集。人生大概只要像米勒创作的《拾穗者》一样，在阳光下，俯下身子，一根一根地拾捡麦穗，积累成大大小小的麦垛，就会有饱满充实感。

一本文集如同一盘录音，凝练为一段生命旅途中的长调短歌。生命的乐章，部分旋律向前流淌，部分也要暂停回放。栖居于采风的主题，从“散序”向后飘离，“三弄”之后，便有一点多声交织、八音克谐中的高潮与华彩。“速进”是为了开拓，“回放”也未尝不是一种反方向的推动。人生就是如此，忽然会渴望音乐静止于某一时刻，让飘来飘去的音符停下来，让回响耳畔的周遭音响静下来，把飘过的“风”储存到一张光盘上，定格在那里。每首旋律的创造都不像从音阶的低处爬上下一音级那样轻松，艰难爬上一个音区，便产生了以一种原来难以想象的方式停下来并以现在可以想象的方式录下来，慢速回放，审视自己的愿望。结集文稿，大概都是出于这样的心迹。

古人把田野考察称为“采风”，“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对于从事民间音乐研究的人来说，就是“洋洋乎盈耳”的八面“国风”。书写文字如果真像录音机那样把随风入耳的谣曲记下来，把穿耳而入的谣韵记下来，不妨就称为《风声入耳》吧！

目 录

叙事曲

平原日暮

——屈家营的故事 / 3

土地与歌 土地与人 / 40

参与甜蜜 / 51

民间文艺汇演的历史反思

——保护民间音乐的一项措施 / 62

民间鼓吹乐社与寺院艺僧制度 / 75

20 世纪中国大陆音乐教育的盲区

——命运多舛的工尺谱 / 102

保护民间手抄谱本 / 110

“双重音乐能力”的培养 / 116

重识古琴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与 20 世纪琴学 / 120

梦幻曲

塞纳河上的乐思 / 137

- 站在埃菲尔铁塔和天安门城楼上 / 140
- 默思钟声 / 143
- 崇敬波恩 / 146
- 寻求超越文化时空的对话 / 150
- 维多利亚港畔的驰思
——写在香港中国乐器展之后 / 154
- 让我们来系紧这条琴弦
——写在中国乐器展览开展之际 / 159
- 第三批“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评审纪事 / 162
- 从东京到索菲亚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委员会” / 168

随想曲

- 琵琶的逝落 / 175
- 文化语境中的鼓语 / 178
- 感受南音 / 181
- 找回真实——原生态 / 186
- 国歌的音色 / 189
- 挽歌中的体验 / 194
- 钟壁上凝铸的民谣核腔 / 198
- 东方神笛吐出的音列 / 204
- 司乐者 论乐者 赏乐者 / 207
- 捡唱盘 话弓弦 / 211
- 编钟一堵 落户校园 / 215
- 洛庄汉墓 又解一谜 / 218
- 串珠集珍 合零成整
——写在《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湖北卷》出版之际 / 222

奏鸣曲

中国第一首“跑了调”的歌

——十二音体系和罗忠镕的《涉江采芙蓉》 / 229

寄情山水 放歌边陲

——中国当代交响乐启示录之一 / 236

构思与标题

——中国当代交响乐启示录之二 / 240

黑白心潮 / 247

世界乐坛上的中国人 / 257

“留”洋随想曲 / 262

协奏曲

邓丽君与大陆青年的两份履历 / 271

先声夺人

——李谷一与《乡恋》风波 / 276

民选官荐 两只砵码 / 280

独唱与合唱 主体与群体 / 285

躯体连成的诗行《让世界充满爱》 / 288

节奏回眸 / 292

粗哑的喉音 / 297

20世纪30年代的时代曲 / 302

新声源 / 308

声与色 / 313

乐队生活录 / 317

安魂曲

风
声
入
耳

燃犀

——音乐学家黄翔鹏和他的学术人生 / 325

《黄翔鹏文存》编后记 / 342

百岁学人缪天瑞 / 347

曹安和先生生平及学术成就 / 353

我的钢琴老师 / 357

木卡姆——周吉的心醉之源 / 364

风起田野

——杨荫浏与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民间音乐考察 / 370

怀满铿锵

——中国乐器收藏与李元庆的学科意识 / 401

三重奏

享受历史

——《中国音乐学》创刊20周年暨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 435

《中国音乐年鉴》第九届年会致辞 / 441

对得起这样的书名

——《中国音乐年鉴》20卷感言 / 446

我们的传统

——《音乐文化》2008卷发刊词 / 452

心怀敬畏

——《音乐文化》2009卷发刊词 / 456

叙事曲

平原日暮

土地与歌 土地与人

参与甜蜜

民间文艺汇演的历史反思

民间鼓吹乐社与寺院艺僧制度

20世纪中国大陆音乐教育的盲区

保护民间手抄谱本

“双重音乐能力”的培养

重识古琴

平原日暮

——屈家营的故事

提 要：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礼让店乡屈家营，位于北京、天津、廊坊三座城市之间各约 90 公里处。该村“音乐会”以京畿地区笙管乐种最早被音乐学家系统研究而著称，在音乐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它成为 20 世纪 80 年代田野调查重新开始的标志，此前中断了 20 年的采风工作由此恢复正常。从此，这个村庄里发生的故事就成了汇总学者投入、媒体介入、官方支持、民间参与的一种全新类型的社会事件。

关键词：屈家营；冀中音乐会；笙管乐；民族音乐志

许多人认识屈家营是从那条泥泞的土道开始的。每年 3 月 28 日，屈家营音乐会为了纪念中国音乐研究所的初次采访，广邀宾朋，鸣鼓奏乐。此时，汽车过处，尘土飞扬，如遇下雨，全村唯一的、原本只为马驾辕行的土路立刻泥泞不堪，难以通行。一进村，汽车便无力地陷在泥泞里。中国音乐研究所的教授们不得不下来，脱掉鞋子，挽起裤腿，站在车后的烂泥中用力助推。会员们拿着锨、握着镐，一边说着抱歉，一边垫土铲道。这种让主人和客人都感到尴尬的情景不知道发生了多少次。所以，修一条柏油路，几乎成为屈家营音乐会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到 90 年代中期为之奋斗的最现实的目标。无疑，这也是当年的村长林中树最闹心窝子的事儿。

一、一个搅动京城的农民

林中树是个典型的北方农民，但绝对又是个农民中的异数，满脸的皱纹绝对没有透露岁月沧桑的真实轮回，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老得多。所以，几乎认识他的人，都称他为“老林”。老林并未学过音乐，只是“音乐会”的“赞道”（热心辅助人），可那种介绍乐社来龙去脉、独特价值、快得像机关枪似的语速，说明他早已变成一个地地道道、名副其实的民间音乐家了。城市音乐家讲过的除了赞美还包含着相当技术成分的话，他都点点滴滴记在心头。用心之勤，肆力之专，真让人难以说清是他为了音乐会而生还是音乐会为了施展他的才干，才搭起这个平台。他知道自己居住的没有任何特产、任何特色、居住着六百多户人家的平凡村庄对于名都锦城的人来说多么无足轻重，唯一能够把握的就是被城里人称为“文化遗产”的“音乐会”。他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没有音乐会就不可能有屈家营的未来！因此，他把握住了可以充分利用、也是唯一可以利用的让屈家营出人头地的机会。虽然老林知道一个农民面对高高在上的城里人提出适当要求时应该保持的底线和上线，但他别无选择，只有通过被城市人称为古老文化遗产的东西，换取一群农民靠手中的锄头永远换不来的柏油路。为争取村里利益的那股倔强劲头，使人感到，他可以像赴京的上访者一样，不顾一切地冲进任何一级、任何一地的机关衙门。只要让进，他一准儿会闯进中南海。

十几年来，大概连他自己也数不清往返京城的趟数了，磨破了多少双鞋也数不清了。头发跑白了，牙齿跑没了。经常是从京城回来时，腿上好像绑了两块大石头，空手而回。但他还是没有白跑，靠着一张质朴的脸和不怎么会说、却坚持言说的嘴，竟然引来了数以千百计的中外音乐家和京城高官，而且一拨接一拨，一年复一年。

只要有名片的，都可以在老林的名片夹中查找得到——那是几大本令人惊叹、在无数次翻拣中被摸得脏兮兮、从而说明使用频率的名片夹。从

学者教授到博士硕士、从政府官员到政协委员、从媒体记者到投资商人、从中国人到外国人，各行各业，高低贵贱，应有尽有。

许多名人为乐社留下墨宝。这是一笔真正令人羡慕、潜在价值难以估量的财富。比起不会增值的名片来说，包括两届中国音协主席吕骥、李焕之；两大音乐学院院长赵沅、李西安；两任中国音乐研究所所长黄翔鹏、乔建中在内的一大批名人墨宝，确实是骄人的财富。到了屈家营，别的可以不看，到“音乐厅”二楼参观展示墨宝的这一环节一定不要错过。你想想看，一个乐社连续搞了二十多年活动，每一年活动都有至少二十多位名人赐予墨宝，每二十张墨宝都有二十个感人至深的故事，这是一笔多大的财富呀！

更为惊叹的收藏是，老林几乎把所有能打听到和淘换到的有关记述屈家营音乐会的报纸、杂志、学术期刊、书籍，全部收集，片言只语，也不放过。这是令每个专业图书馆资料员大跌眼镜的收藏，尽管它们已经在被捂得热乎乎的过程中、被捏得皱巴巴的了。

大概正是这股也许只有农民才有的韧劲和犟劲，屈家营音乐会已经成为20世纪末民族音乐学发展史中一个必须叙述的事件，而老林也就成为事件中必须叙述的人物。

1986年，林中树只身一人跑到北京。那一年，他46岁，正值壮年。当时的社会环境，农民还不知道怎样评价在自己村里流传了几辈子的“封建迷信”组织“音乐会”，不知道在当地人观念中半是宗教、半是艺术的组织，是否符合国家当下的文化政策。“文革”刚结束，城市人还在料理自己的伤痛，无暇顾及把文化政策落实到农村的麻烦事，而一个河北农民，却意识到家乡的传统是否可以面向现代社会的问题。这种今天被称为“文化自觉”的意识，大概连老林自己也不清楚到底有多超前。这是一个普通农民的觉悟，是不是有点传奇？

乡下人按照城里人的方式行事，林中树抱着如此心态，小心翼翼地走进北京。他的目的并不明确，按照今天的话，只想到京城“讨个说法”。他到了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没人告诉他该做什么，但遇到了研

究中国音乐史的冯文慈教授。冯教授似乎也不知道怎样解答他的困惑，但告诉他，北京有一个专门研究传统音乐的机构“中国音乐研究所”，可以让那里的学者采访你们。林中树这才知道有个“中国音乐研究所”，因此，第一次走进了位于东直门外新源里西一楼的中国音乐研究所。在这里，他遇到了时任副所长的乔建中。

1986年3月28日——也许真得要像屈家营对待这个非同寻常的日子一样——中国音乐史真得要记住这一天。那日，天光澄明，春水半塘，长芦高柳，犹有寒意。中国音乐研究所的九个人，乘着一部破旧的中型面包车，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在位于国道、省道、县道之外，找到了这个在田连阡陌的冀中大平原上普普通通、却开始进入中国音乐学视野的小村庄。乔建中、吴钊、冯洁轩、薛艺兵、秦序、录音师曹明申、徐桃英、顾国宝、摄影师张振华，开始了这次影响传统音乐研究20余年、至今遗风余烈延绵俱长的采访。

当时，刚刚出现彩色照片，摄影师张振华用“带彩”的镜头记录下乐师们围案而坐的演奏现场。被赵沅誉为“天下第一钹”冯月池，“头管”胡玉生，司鼓屈炳麟，云锣冯月波……一个个裹着鼓鼓囊囊厚棉袄、在春寒料峭的露天农院中、在从未见过的录音机、照相机面前，会员们把准备了一辈子、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准备了几辈子的“音乐”，第一次郑重地展示给对此全然不知、从而引发了一系列震撼性事件的音乐学界。那组“带彩”的照片已经发黄了，数着照片上的乐师一个个消的时候，甚至连拍照的人也作古的时候，人们才能掂量得出依然把拍“彩照”当作稀罕事的时代留下的视觉档案的历史价值。

这是会员最全的时代，年长者80多岁，年轻者也近50岁了。这次留影十分难得，此后，乐师们便开始一个个“退出”人生的“乐池”了，他们中的许多人没有来得及把踩了一辈子泥泞土道的脚，踏到后来铺成的柏油路上，许多人也没有享受到一个音乐家一生都渴望在京都舞台上得到的掌声和荣誉。但无论如何，最后的岁月，还是迎来了转向“底层叙述”的历史机缘，迎来了迟到的光荣与骄傲。他们的姓名未被历史湮没，像专业

音乐家一样，被学者们记录在案，收录历史，驰声走誉，俨然尊者。^①为了记住他们，把当年的登记放在这里。

屈家营音乐会会员（1986年登记）

姓名	年龄	特长	职务	姓名	年龄	特长	职务
刘海棠	60		总管	冯谷才	83	笙	
屈书章	40	笙	总管	胡玉章	56	笙	
林石锐	42		攒管	林振民	42	笙	
田佩霞	44		攒管	屈树芳	56	笙	
胡玉生	61	头管		赵玉林	61	笙	
冯月池	63	笙		胡锐昌	61	笛	
林湿春	72	笛	香首	林云锐	65	云锣	
冯月波	62	云锣		屈明生	67	铙钹	
屈炳麟	56	鼓		屈明华	63	铙钹	
姚茂发	73	铙钹		林中树	46		攒管

中国音乐研究所的专家们一致认为：屈家营“音乐会”具有极高价值，是传统器乐组合的典型形态。乔建中委派刚刚毕业的研究生薛艺兵、吴奔，继续深度采访。二人受命，住了一个星期，回京后写成了至今依然被学术界频频称引、题目异常朴素的采访报告《屈家营“音乐会”的调查与研究》。

二、媒体——重塑屈家营

论文于1987年在《中国音乐学》第3期发表。这篇论文与其说对刚刚复苏、尚未醒过神来的音乐学界产生的影响大，还不如说对整个社会产

① 林中树曾让笔者撰写“碑文”，以纪念所有去世的乐师。当年写的、适用于所有乐师的碑文如下：某某某（？年-？年），固安县礼让店乡屈家营人。生于斯土，没于斯壤。一生趋务稼穡，耕读持家，别无所好，唯属意笙管，入本村音乐会。春祈秋望，中元祭祖，趋奔乡里，鼓吹舞铙，睦族和亲，服务乡民。世道虽艰，一生不辍，为本村音乐会贡献良多。如今，本会名满京畿，享誉燕赵，某某某之功莫大焉！吾辈小民，名不彰世，所愿唯笙管谱韵，代有薪传。立碑于此，以不泯其志。